

山海入怀，人间有味

朱秀丽

端午次日凌晨,我们驱车奔赴青岛。车抵黄岛时,薄雾尚未散尽。浩渺无垠的海面上,胶州湾跨海大桥宛若一条飘逸的丝带,在晨曦中若隐若现。朋友握着方向盘,不禁感慨:“这桥在苍茫大海中,显得多么孤单又壮阔。”

如果说胶州湾跨海大桥是黄海颈间璀璨的项链,串联起黄岛、红岛、胶州与青岛,那么青岛无疑是这条项链上最沉甸甸的吊坠,极具分量与魅力。

崂山,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山”,海湾、海岛、礁石相伴而生,使其成为中国海岸线上最高的山脉。《诗经》有云:“山川悠远,维其劳矣。”形容其山势雄险陡峭,攀登辛劳,故崂山古称“劳山”。

十年前,我是徒步登崂山,如今或索道、或公交接驳。恰逢索道检修,我们选择了“公交+徒步”的方式。不得不赞叹青岛人的智慧,沿着崂山湾依势修建的环山公路宽阔平坦,人车分流。过了太清宫百余步,拾级而上,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扑面而来。高大的柏树与黄杨倚山而立,低矮的灌木与杂草交织,满目青绿令人心旷神怡。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吹来湿润的凉意,飞鸟掠过,清脆鸣叫在山谷回荡。难怪古人视此处为隐居修行之地,真乃人间仙境。

巨峰,也就是“崂顶”,是崂山的最高处。距顶峰

数米有一凉亭,供游人歇脚。崂山上有多处山泉,凉亭后方就有山泉流过,清冽的泉水凉得直透心底。

打卡青岛,是从一杯啤酒开始的。这座城市不仅以海滨风情醉人,更以独特的啤酒文化让人沉醉。琳琅满目的啤酒家族齐聚一堂,数百种文创衍生品让人目不暇接,偌大的音乐餐厅里座无虚席。

我们迫不及待融入欢乐的人潮,点了一袋新鲜的原浆。原浆酒泡沫洁白细腻,挂杯持久,这是好啤酒的“身份证”。说起口感,原浆浓郁微苦,果啤清甜爽口,但最好喝的当属鲜啤。鲜啤与罐装啤酒的区别,好比新鲜水果与水果罐头。入夜后,走在青岛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售卖散啤的小店。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路边大排档,举杯皆是冒着气泡的欢愉。

啤酒的绝配,自然是海鲜。初来乍到,未做攻略,我们求助AI,被推荐去一家啤酒屋。在熙攘人流中步行约一公里,终于找到了那家店。店面寻常,室内是大排档格局,只有四五张桌子。起初我们略感失望,怀疑高分网评是否有水分。然而菜上桌后,疑虑顿消。

八带鱼炒韭菜中规中矩,椒盐皮皮虾却刷新了认知,虾肉肥厚,满口生香,绝非内陆城市那种口感可比。最惊艳的是咸蛋黄焗大虾,大虾裹满金沙般的蛋黄,卧在酥脆的虾片上。外壳咸香酥脆,虾肉鲜甜紧

实,连底下的虾片都被我们一扫而光。酒足饭饱,返回酒店途中,我们一致认定:这家店的高分,全靠实力。

次日参观海军博物馆,饥渴交加。我们选了就近的水饺店。青岛的美食离不开海鲜打底,水饺亦然。聪明的青岛人将墨鱼、鲅鱼、海胆包进面皮,五彩斑斓,分量十足,尽显好客山东的大气。皮薄馅鲜,咬一口瞬间爆汁,这哪里是吃饺子,分明是在品尝海鲜。压轴登场的海肠捞饭,是胶东特色的网红美食,也是碳水与海鲜的完美联姻。新鲜海肠与韭菜爆炒后浇在米饭上,汤汁浸透每一粒米,海肠脆嫩,米饭鲜香。

这家水饺店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不止于美食,更在于墙上那张手写的“温馨提示”:咸了,淡了,不够辣,都要跟我们说,我们帮您调整;觉得不好就换一家,感情、生活也是,您有选择的权利;不新鲜的菜我都扔掉了,不好的人你也不要将就;希望你吃的每一顿饭,都是因为喜欢,而不是因为便宜,就像结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凑合。

等上菜时,我们细细读来,字字句句直抵人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充满人情味与生活哲学的文字,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抚慰人心。青岛之行,看了大海的辽阔,喝了啤酒的醇厚,尝了海鲜的滋味,最终在这间小店的一纸提示中,读懂了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底色。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郭爻起身仰天大笑,众人正惊异之间,他突地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向自己的心脏刺去。这一下出乎所有人意料,空气顿时沉寂下来。

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当郭爻将匕首向自己心脏刺下的时候,吕思突然曲指向匕首弹去,真气击在匕首上,让匕首偏了方向。吕思之所以在郭爻生死攸关的时候出手,就是要分辨出他的自杀行为是真是假。

郭爻浑然不觉,他将匕首自体内拔出,鲜血也随之流出。在郭小玉撕心裂肺的呐喊声中,郭爻向吕思惨笑道:“当年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的父母,也对不起你,自此我们两不相欠了!哈哈……”随即摔倒在地。郭小玉挣扎着向郭爻爬去,口中悲声唤道:“爹爹……”终因剧毒发作加之伤心过度,昏死过去,众人都被眼前这惨状惊呆了。

启明仙尊瞧着吕思道:“你如今大仇得报,开心吗?”房婷抢上前去抱住郭小玉,瞪着吕思道:“你就是一只毒狼,我恨你!”

赵惜颜向赵惜容道:“姐姐,怎会这样,这郭爻怎会自杀,郭角明明就是他……”

赵惜容道:“或许他只是命郭角追杀公子,没想到郭角会有与公子玉石俱焚的想法。”

宗婉儿忽闪着大眼睛想:“原来这小子的武功如此厉害……毒狼!淫贼!”想到他们对吕思的称呼,宗婉儿吓得身体颤抖起来。

吕思道:“他们或许有救。”启明仙尊闻言惊喜道:“我怎么忘记少侠乃是当世奇人,少侠既然说他们父女俩有救,自然有医治他们父女俩的法子。”

吕思走到郭小玉的身前,伸手封住了她身上的几处穴道,向房婷道:“你将她抱入房中。”房婷愤怒地瞪着吕思道:“你敢命令我,我偏偏不听。”

吕思没有理她,又走向郭爻,同样封住了他胸前的几处穴道,向启明仙尊道:“他的伤情无碍,只需止住血,再服用一些草药即可。”

房婷虽然嘴上强硬,但是在吕思转过头后还是将郭小玉抱起向房中走去。

周末叫道:“你休要欺瞒我们,我老周从小到大从未听过有人心脏被刺破而能不死的。”

众人都怀着同样的疑惑,纷纷瞧向吕思。吕思淡然说道:“他的心脏并未破裂。”

启明仙尊问道:“你怎知郭庄主的心脏没有破裂?”吕思叹了一口气道:“因为我用内力将匕首击偏了方向。”启明仙尊赞道:“玉郎君非但武功超凡绝顶,而且心胸更是无人可比!”

吕思仰望天空道:“仙尊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可是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我却是一个不孝之子。”

启明仙尊捻须道:“令尊令堂之事我也听说过,恕我直言,你总不能将整个汉朝臣子都视作仇人吧?”

吕思瞧着启明仙尊道:“我知道,其中是非曲直很多,也不想牵连他人,只想手刃亲手杀害我父母之人,难道这都不行吗?”

启明仙尊一时语塞,吕思道:“这些都是我的私人恩怨,请前辈不要介入。”说完,大踏步向郭小玉的房间走去。

房婷已经将郭小玉放倒在床上,并解开了冬儿的穴道。吕思走近床边向房婷道:“把你的剑给我。”

房婷闻言惊道:“你想做什么?”

吕思瞟了她一眼没有说话,房婷嘟囔道:“想必你也不敢伤她。”说完将佩剑抽出交给吕思。吕思接过长剑将自己的食指划破后又将长剑还给了她,随后将食指上的血液尽数滴入郭小玉的口中。房婷跺脚道:“呸,恶心死了!”又讥讽道:“如果血液能医治鹤顶红的话,人人都可医得,如此鹤顶红也就不会被称为天下剧毒之物了。”

吕思没有理会她的言辞,吩咐冬儿将郭小玉扶正而坐,自己在郭小玉的身后盘膝坐定后单掌抵在郭小玉的后背催动内力为她疗伤。

房婷见吕思不搭理自己顿感受了羞辱,心中甚是恼恨,怒骂道:“你很了不起吗?本姑娘最恨你这种人,淫贼!伪君子!”

“住口!”启明仙尊走进房中训斥道。

“爷爷,你怎么向着外人说话,不理你了。”房婷满腹委屈向房外跑去。文章鱼和赵宇上急忙退出。

(未完待续)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

一根木头划出的界限

刘军生

我家饭桌旁有两个旧板凳,边角磨得圆润发亮。每次看到它们,我就想起岳父,想起那年秋天,一根木头划出的界限。

那年秋天,我筹备结婚,因为手头紧,就想着自己打几件家具,省些钱。木料七七八八凑得差不多了,偏偏少了几个板凳面的料。我正发愁,隔壁罗叔提醒我,后山上大队林场里的老杉木成色好,做家具最合适。我想想也是,便去找村长商量。听我说完,村长爽快地大手一挥:“行,你去砍两根吧,回头补个手续就行。”

晚上在岳父家吃饭时,一高兴就把这事说了出来,还说村长真好,答应得痛快,省下的几十块钱能给媳妇添件新衣裳。岳父听了,筷子“啪”的一下搁在桌上,抬起头看着我,声音沉沉的:“军生,木料买不到吗?非要去贪大队那几十块钱的便宜,心里头能踏实?”岳母在旁边看不下去,小声解释:“队里的杉木卖给谁不是卖啊?村长都点头了,你干嘛怪孩子。”

“卖给谁都可以。”岳父打断她的话,“就是不能去砍。后山的树是集体的,我在大队待了大半辈子,从没往家里拿过一根柴火棍。你想想,今天如果军生开了口子,明天是不是全村人都能去砍?规矩一破,人心就散了。”媳妇眼眶红了,碗一搁就躲进了自己房里。屋里一时没人说话,岳父起身到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我以为,婚事怕要因为这个小插曲闹得不痛快,心里有些发愁,又不敢再提木料的事。直到第五天傍晚,岳父从外面回来时腿上还沾着泥巴,他边擦脸边跟我说:“军生,你明天跟我出去一趟,老彭家有几根干透的杉木,价钱我问过了,比市价还便宜些。”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跟岳父出门了。山路上,他几乎没说话,歇脚时忽然对我说:“军崽,不是爹不帮你,那树是公家的。我入党早,17岁就在党旗下宣誓,公私两个字要是分不清,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他低头紧了紧鞋带,补了一句,“不过你们要的木头,爹怎么也会给你弄到。”

那天在老彭家,岳父围着那几根杉木看了又看,又跟老彭讨价还价。临走时,他自己扛了最重的那根,走路时肩膀被压得歪向一边,额头上尽是汗。

后来,那些木料做成了两个板凳和一个衣柜。板凳至今还摆在我家饭桌旁,边角磨得圆润发亮,坐上去稳稳当当。每次看到它们,就想起那个秋天早晨的山路,想起岳父扛着木头时沉默的背影。